

立達文說叢書

0802.2

現代小說過眼錄

一 輯 一

許傑 著

立達書店出版

立達文藝叢書

編輯之一 海岑主編

現代小說過眼錄

許傑著

立達書店出版

立達文藝叢書

編輯 海岑 一之輯一

現代小說說過眼錄

著者 許立達
出版者 趙體真
發行 東南日報印刷廠
印行者 永安文龍
出版期 卅四年七月初版
定價 卅二冊
每冊國幣 卅二冊
元冊

許立達書店
趙體真
東南日報印刷廠
永安文龍
卅四年七月初版
卅二冊
每冊國幣 卅二冊
元冊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自序

十年以前，我曾經受了周予同兄的勸告，決心要做一做現代小說提要的功夫。總的意思，現代寫作小說的人很多，出版的數量也不能算少；但過了幾時，這許多作品中的大多數篇幅，就會慢慢的消沉下去，你再要找他，已可不大容易。譬如五四以來的小說，如今已不容易看到，也不大有人注意。但用文學史的眼光來看，這是代表一個時代的東西，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給每篇小說做一個提要，這將如元誰的「點鬼簿」一般，再過個十年二十年，甚至是過個一百年兩百年的時間，這工作就很有意義了。並且，他說，這工作是没有什麼報酬的，現在也不能換稿費，但這却是不朽的工作；要是你做了這步工夫，再過多少年以後，人家要編這個時代的文學史，他就不得不靠你這部東西了。

那個時候，我的手頭當然比現在滋潤，書價也不見得很貴，自己雖然寫不出什麼作

品，但真真實實，看有別人的作品，却是能够做得到，歡喜做，而且也是認爲一種享受的一件事。我每次從四馬路一帶，轉了一圈回來，總是帶回了許多新出的東西。我覺得他們都非常寶貴，我要是能够成套成套的給他們保存起來，固然是一個很好的史料，不但我如果能做一個提要的工夫，稍乎加以整理一下，却當更有意義。

於是，我就動起手來，提要以外還有時帶一點主觀的感想或是批評，每篇文章不希望寫得過長，總是有兩三兩字或是五六百字爲止。那時上海有一個統戰的報紙，叫立報，篇幅很少，但內容却是頗爲整齊豐富，銷行也相當的廣大。他也有個文藝副刊，叫做育林，是謝六逸兄編輯的，因此，我就把寫好的，一篇篇的送到他那裏去。我因爲要在育林上發表，便覺得這提要的寫作也不容易，老是敲一個故事梗概或是什麼人物背景，也覺得沒大趣味，自己也有些發窘，所以這工作倒並不做得怎樣的對勁。不過，就是這樣，我却會寫好了二三十篇這樣的東西。

後來，抗戰爆發了，我就來到了內地。自然這種工作，只好丟開了。這個時候，我又想轉了方向，心想現在的抗戰劇本，倒是剛後春筍；要是我能做一部抗戰戲劇提要的話，這工作也不見得白費。可是，內地的交通，自然不及上海，有許多劇本的出版，我可無法看到。要是掛一漏萬，這工作也就沒甚意思；於是我又擱了起來，只能當作曾經

有此心想而已！

二十八年，我到粵北教書，偶然也在學生手裏看到了幾本文藝雜誌，於是又想起過去的小說提要來，便續寫了兩篇，可是，接着又是遷校，又是逃難，這工作又擱起了。此後，袁微子在浙江編報，來信要稿，我就把這陳稿寄給了他。可也沒有什麼消息。

到三十年以後，我轉到閩北。自己是更加懶惰了，除了教書而外，連想做點什麼的心情都沒有想起，有許多同學來閒談時，我只說小說提要 and 抗戰戲劇提要，是值得做的，你們如來有興趣，倒不妨試試。但這話却並不引起他們怎樣的嚮往；而我自己呢，更是說過算數，連沒有想到我應該抽空來做一做的。之後，我在學校裏開了一課小說戲劇選讀，我想，要是在現代的文壇上，選一些剛才出版的新作，一面加解釋，一面加以批判，不管在思想內容方面，或是形式技巧方面，都來一個剖釋，這或者會引起讀者的些興趣吧。我這樣決定之後，就動手寫我的現代小說過眼錄。

不過，我在這工作開始以後，就感覺到這是一件並不怎樣容易的工夫。因為第一、我如今所以寫這些東西的主旨，已經和過去所要做的小說提要不同；小說提要，是只想做一個概括的記錄，準備給將來寫文學史的人一個參考的資料，而如今却着重在小說的藝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研究上面了。第二、寫小說提要的時候，是看一篇就可寫一篇的

，他固然不見得會雷同，也不怕他的雷同；而如今，這一篇也是論的主題與技巧，那一篇也是論的意識與結構，一涉到抽象的研究方面的說話，是沒有幾篇，就可以把文章做完的。第三，東南的文化，東南的交通，也是一件頭痛的事情，你根本就得不到什麼新出的作品可以「過眼」，「錄」之一字，更是無法談起的了。

有了這樣幾個困難，我寫了兩三篇以後，又幾乎擱起筆來。但是，等我把這兩三篇東西，在報紙上刊出以後，我却得到了許多相識，或不相識的友人們的響應和鼓勵。這譬如對於陳銓的花瓶，上官碧的看虹錄，從我的文章刊出了之後，我就接連的看到許多篇，和我同調的嚴正的批評。而且，有人告訴我說，桂林的許多朋友，讀了這兩篇文章，大家都拍手稱快。至於艾蕪的回家，當這文章在東南刊出，另有一位編者寄給艾蕪自己看了以後，他在回信上，竟然說「他……說的意見，我極尊重。回家一文收尾那一節，我打算得開了，仔細研究一次，倘使添加一點，我一定添加的。」其餘還有些朋友時常在相見時，問我現代小說過眼錄寫成了多少，將在什麼時候印成集子。這些友人們的好意的關心和鼓勵，都使我覺得，對於這工作不敢自餒。因此，我就用力的在同學們手中搜尋新書，找些小說來過眼，很想來完成完成他。但是，我剛才說過，我想使我的文章，每篇不致雷同，我得在每一篇文章中，討論一個問題；因此，我雖然在存心想寫過

眼線的閱讀過程中，過眼了許多小說，但我畢竟沒有把所有過過限的小說都給錄下來。這種情形，一直到了最後，我是真的有些窮，幾乎又錄不下去了。現在，我總共給他收集起來，還不到二十篇，論論字數，也不滿四五萬字；但是，回顧我自己的心情，却是曾經負重過山似的。自然，如今看來，我所負的重，原來就不重，而所過的山，也並不高，甚至根本就沒有山，不算山，但在我自己，却的確是有此心情，有此感覺的。

我在這集子裏所收集的東西，大體都是過去這一年以內的勞績；只有丁玲的淚眼模糊中的信念，和金曼輝的鐵蹄下，却是前五六年的東西。因為這就是我以前在廣東時，寄給微子的兩篇，後來微子離開了某報，他又轉給另一位編者，隔了幾年以後，方刊出來的。這兩篇東西，還保持着小說提要的風度，如今把他附在這裏，只不過是表示微子自珍之意，因為我以前在上海寫的那二三十篇，究竟是否尚存人間，可也成問題了。

此外，我又把魯迅的作品研究，那就是創作小說講話的也附在這裏。這講話共有三篇，開始寫第一篇時，原是給一個文藝副刊作小說選注的稿子的。因為讀者的對象，假定是自習的文藝青年，於是就採用了講話的體裁，一面想借魯迅的小說，對現代短篇小說作一個概括的研究，一面又想從魯迅自己的作品中認識魯迅的精神。不料這篇東西寄出以後，第一個就得到那位副刊編者的認讀，他竟然用自己的錢，請報社裝添印兩百份。

單張，自己在那裏分贈。他竟然對我說，這作品非但使初學的文藝青年，看了得益，就是他自己也覺得益不少；而尤其在文藝空氣非常沉寂的東南，許多人非但不懂得什麼叫做文藝，而且還在反對白話文的現在，他們老在笑你們只是「魯迅，魯迅！」「阿Q，阿Q！」的念着，以爲這中間就根本不值得一看；如今你竟然寫出這樣的道理來，這就可以懾伏了他們一些狂妄和自大的心理。這就在整個文藝運動來說，也是很有作用的。——這些說話，都是這一位朋友說的，我現在把他引在這裏，似乎近於「排間裏」（後台）說話，大有自吹之嫌；但是我得感謝這位朋友，因爲他的謬讚，所以我也接寫了兩篇。其實，自吹並沒有什麼用處，社會上明眼的人甚多，那是只論貨色，不論廣告的。有一位以「不學所以無術」，頗引以自豪的傢伙，他也曾經笑人爲戴屁股的文學家，像自己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什麼」；但一得到大言不慚的和家人交了兩手之後，也就仍在報紙股上面，被人打了屁股，示了一回衆，不是自己盡了招供，寫了服辯，而且幾乎一脚被人踢在地上。本來，一個文人，就有這種怪脾氣，文章是自己的好，這就成了常情。但所有的每一位讀者，都有他的一個自己。關起門來說話，或是在課堂裏對學生自吹，固然可以，但一出到社會上面，就會被看穿的。我不敢有那一種狂妄，我自然也未敢自吹。我只把我的東西放在這裏，這是矯揉不得，也虛僞不得的。不過，我得聲明，

我並不滿有人瞎捧，也未敢承擔別人的謬罵。因為我會經碰到一位自命爲學者的傢伙，他碰到我時，老是對我談出什麼惡的股動，說我的小說過眼錄，寫得多麼好麼麼好。而在我的估計，他是根本連這文章的內容都沒有看過的，更談不到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壞。但是，他却捧出那麼一副死不要臉的醜勁子，如果上帝給他挂上一條尾巴，我幾乎敢去打賭，他的確會搖上幾百次的尾巴的。自然，對於這批傢伙，我除了苦笑以外，還有什麼呢？可是這就算我傷了一位傢伙的自尊心，於是在某一個場合，他那死不認錯的供詞也出來了。他說他是一個學者，什麼專家，而我却是一個專在報紙上寫文章騙稿費的騙子。——我引的這兩句整句，可就夠了，但他自己，却忘記了，就是那麼一張嘴，而就在這同一嘴吧當中，他曾經當面對我說：「唉，你的過眼錄寫得真難，真好了。」的。所以，對於這一類根本不懂得我作品的人物，不管是罵是捧，我得不置的說句，你可不配！你如果要罵我捧我，我可不一定要你讀懂我的作品，（自然，你還須讀懂我的作品，再來捧，再來罵，不遲。）你却須得作上三年，四年時間，讀讀中國近三三十年的文學的歷史與其成果。不然的話，如說學者來也，這者這也，茅盾根本就是矛盾的說法，則徒見其不識相、不知輕而已！

話得說回來，我之所以引用我那編者朋友的說話，目的只在說，我因為得到他的贊

勵，這纔寫另外的兩篇。這也可以說，我的另外兩篇文章的寫成，是同樣的都应该謝謝關心我的朋友們的好意的。

我這一本集子的出版，本來也打算把原作附印上去，而有許多朋友，特別是有許多同學，都有這種主張和期望。因為看了原作，再看我的文章，或是看我的文章，再看原作，兩相對照，這在讀者方面，自然比較便當。但我却不敢這樣作。因為把原文都選印起來，他本身已經可以成爲一本厚厚的選集，這般印刷及銷售方面，恐怕會成了問題；其次，我也不能做什麼選家，因為在我的批評當中，我也有許多消極的指責，而這，却是選家們所不許的。不過，如果有人要做這項工作，比方是有某一家出版機關，樂意這樣做時，我劉決不反對。因為他們如果認爲印刷及發行方面沒有什麼問題，對於讀者，你給他這樣一回教集的工夫，却是很有幫助的。

我對於自己的文章，一向就不喜歡多說什麼；我以前也曾出版過幾本集子，我是連斷簡遺章也者，都不敢添上半個字去；至於請別的名人做序，可從來不曾想過。我今日之所以在這裏寫上那麼一段文字，也無非想告訴讀者，我是在怎樣的動機，怎樣的心情，以及萌着什麼企圖，什麼計劃才寫這些東西的。如舉說這是一些文藝批評，我固然不敵堅決的否認，但如果說這是一些我的閱讀後的隨筆，是我的感想，我的報告，目的只

在給予文藝閱讀與文藝研究者一個參考，這倒更其恰當。

東南的文藝運動是相當的消沉的，這固然有他的客觀的物質的原因；但是，就在文藝運動本身來說，好的傾向好的成績，固然是應該提倡，應該鼓勵，而壞的、不良的傾向，也應該批判，應該糾正的。我在這二十篇文章當中，就稍稍有此企圖，我不客氣的表示我的看法，好的還他好的，壞的就說他是壞的。我相信，在我們的文藝的陣營裏，如果能建立嚴正而有力的批評態度，對於文藝運動，特別是我們現在在高喊着的東南文藝運動，當有相當的影響。但這却不能語之於我這一本東西；我不敢有此期望。而現在所說，也不過說是我確有此想頭而已！并且，我也敢於相信，再過幾時，一定會有這一類的更成功更有見地的著作，踏過他的身上，再向前跨過一步或是許多步的。

一九四五·三·七·許傑

現代小說過眼錄目錄

自序	一
陳銓的「花瓶」	一
上官碧的「看虹錄」	五
沈從文的「摘星錄」	一
沈從文的「笨人」	一七
嚴文井的「一個釘子」	二一
艾蕪的「回家」	二五
茅盾的「委屈」	三〇
青苗的「陽春曲」	三四
青苗的「梅小鶴」	三八
陳瘦竹的「生日禮」	四〇
端木蕻良的「前夜」	四七

司馬文森's「渣」	五三
徐仲年的「貴兒記」	五九
靳以的「衆生」	六六
胡明樹的「娜娜珂」	七四
張燠的「蛇」	七九
葉聖陶的「皮包」	八八
駱濱基的「當那幅油畫誕生以前」	九九
丁玲的「淚眼模糊中的信念」	一〇九
金曼輝的「鐵蹄下」	一一三
王西彥的「海底呼嘯」	一二三
附小說講話三篇	一三
魯迅的「藥」	一一九
再談魯迅的「藥」	一四六
「明天」	一五六
魯迅的故鄉	一八七

新要與國工。亦時聞其平治河堤。微服重困。得下故又微服。嘗至美利河。心。事。而文展。因說。諸事。陳銓亦與聞。走。後。長。平。又。最。戀。愛。又。最。與。趙。意。顯。自。然。矣。則。又。最。南。陳銓的「花瓶」——最。最。非。平。題。詞。一。若。意。則。又。最。非。平。題。詞。一。尚。曾。得。蘇。謝。墨。題。寫。詞。甚。一。歸。美。哥。林。美。利。戀。愛。而。最。美。哥。林。一。歸。南。之。愛。詞。一。毛。意。為。風。雨。小。個。蘇。謝。也。最。外。表。

的映象是概念，概念，第三個概念。……陳銓教授的花瓶，是載在他自己主編的民族文學上面的：我讀了一遍之後，我所得

這小說的內容，頗有一點像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和「一個未登記的同志」，但不管他們講的是什麼革命，或是什麼民族，他們之同樣從亭子間裏冥想出來，加上一種什麼革命的浪漫蒂克，或一種什麼民族主義的浪漫蒂克，却完全是相同的。

要提倡革命，要「鼓動」一些什麼民族意識或是什麼民族情緒，加一點浪漫蒂克之類的質素——這譬如在調味時加一點醬油醋等等作料，也就不能說是沒有理由；但加得過火了，蓋住了本身的作料的滋味，滿碗滿碗，只顯得是醬油和酸醋的味道，那也不見得真是高明的廚子！

陳銓教授原是戰國派的健將；在過去，他之認識戰爭，只是列國的混戰，而文藝的

作用，似乎也就與抗戰無關。可是，近年以來，他也一變了他過去的態度，大唱其民族主義的文學了。自然，在這一個人民族解放鬥爭正逼近勝利的年頭，提倡民族主義的文章，當然不能算是落後的，的確也有些合時。我們試想，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如果不在這逼近勝利的年頭，壓他那麼一寶，那末，難道要等開了彩以後，和別人去搶頭獎嗎？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倡一下民族主義，妄想造成他一個什麼「狂飈」運動，用一句四川話來說，的確是「要得」「要得」，要得之至！何況在這個時候，你決心出來提倡，還不算得很遲；你說了之後，自然也就有人看得中你，何況你的身份，原來就是大學教授呢？

既要提倡民族主義文學了，當然，口裏說着空話是不算數的，自然得拿出貨色來。貨色嗎，有的有的，我就寫給你看看吧！於是乎，有理論，有創作，唔，唔，就是這一篇短篇小說花瓶，也是代表。

花瓶裏所寫的，是一個表哥和表妹的戀愛。可是，表哥却是一個南方政府（注意，原文是南方政府。）的間諜，而表妹却是北平政府（注意，原文是北平政府。）的領袖的女兒。因此，故事就這樣的展開了去，於是乎，又是戀愛，又是民族意識。自然，表哥要做救國工作，在初到北平的時候，就儘量的討得了姑父姑母，甚至表妹的歡心。事

情過得真巧，那位漢奸姑丈因爲不知什麼理由走漏了一次捉拿游擊隊的消息以後，一時心血來潮，便把那一隻祖上遺留下來的花瓶摔破了。因此，我們的這位革命表兄，就趁此機會，送了一隻裝有無線電的機關的花瓶，賠償他這心愛的損失。這樣一來，我們自然可想像得到，所有漢奸和敵僞的祕密會議，我們的游擊隊方面，全都聽得到了。

自然，這事情須得在最後的時候暴露出來的，不然，這小說不是沒有高潮了嗎？那末，暴露了吧。可是，暴露了以後，你是一個「南方政府」，間諜，竟然身入重圍，住在「北平政府」的領事的公館裏，你還不送死嗎？可是，不，爲了民族有出路，作者是在「北平政府」的領袖的主人翁的，這自然得讓他逃出北平城。那末，就逃出來吧，但是，還有，這位表哥，這位民族意識非常強烈的青年，難道就不懂得戀愛，不要戀愛的嗎？要的，自然要的。那末，又得由作者仁慈，讓表妹也跟着表哥逃走吧！你看，「三個月以後，曼麗（表妹）和雲樵（表哥）不是又在重慶會面了嗎？」於是乎結束，於是大團圓；於是既革命，而又戀愛；於是革命也已成功，戀愛也已成功：這不是很有意義的民族主義文學嗎？

我們的現代有爲的青年，你讀了陳銓教授的花瓶以後，你的民族意識熾盛起來了，你也想做一個民族解放鬥爭中的鬥士吧？那末，我告訴你，第一，你得有一個漢奸姑丈